

前言

媒体的作用在当今快节奏的社会生活中日益显现。如果谁还不知道媒体的存在,那么,他不是桃花源中人,就是天外来客。

新闻媒体的神奇和威力在于它能迅速地革故鼎新。刘姝威针对蓝田股份的还债真相报告一经媒体披露,“蓝田帝国”迅速土崩瓦解,孙志刚被毒打致死的案件,在新闻记者和社会各界的努力下,成为了一部新法律诞生的助力器。

媒体的作用,大而言之,在奥威尔的名著《1984》中,有这样的口号:“谁控制现在就控制了过去,谁控制过去就控制了未来。”中国也有领导人声称:“舆论导向正确,是全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全民之祸。”

小而言之,媒体的触角已伸向各个领域的各个角落,包罗万象,纤毫毕现,甚至,你的呼吸、你的每个毛孔都浸透着新闻和信息。

媒体做为群众的喉舌,舆论监督的载体,在弘扬正气,鞭挞腐败方面功不可没,然而,一些媒体在抨击腐败的同时,自身也深陷腐败;另一方面,记者们能够为弱势群体讨个公道,却无法在受到损害之后维护自己的权益。所以说,媒体并非一块纯粹的净土,记者也不是个个正气凛然,而这,正是我们需要调查的地方。

1995年5月，广东省纪委主办的杂志《党风》披露了原广州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曾任广州日报社社长的黎元江的腐败堕落案件的侦破过程，再次敲响了党风廉政建设的警钟。被誉为“中国报业改革第一人”原广州日报社社长黎元江因受贿、截留公款，将面临公诉。经查，广州日报原社长黎元江与原总编何向芹、原广告处处长陶建私设“小金库”，放任自流，腐化堕落。有人批评说由于黎元江的腐败和姑息；由于极度膨胀的官欲、财欲、色欲；由于监督不力的报社管理体制等主客观原因，才导致了这一起全国第一家报业集团发生腐败窝案的产生。无独有偶，此前，浙江广播电视报原总编王建人因犯受贿罪、贪污罪于1994年8月被判处有期徒刑；辽宁省沈阳日报报业集团原总裁、沈阳日报总编辑傅贵余因犯受贿罪、贪污罪于1994年12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此后，1995年5月21日，另一名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报社原社长被推上被告席。中共陕西省西安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西安日报社原社长王长安涉嫌受贿案在西安公开被审理，不久就被宣判判处有期徒刑15年。1995年年底，原红旗出版社社长徐建一因挪用公款、徇私舞弊给单位造成经济损失100余万元，被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5年。

1995年，山西省繁峙一金矿发生特大爆炸事件，多名金矿矿工不幸罹难。最早赶到当地的一些记者却被糖衣炮弹击中。时隔一年多，1996年3月1日新华社报道称：“多名新闻记者在采访事故过程中收受当地有关负责人及非法矿主贿送的现金、金元宝，存在严重的经济违纪行为。”3月10日，新华社再次详细公布了15名涉案新闻记者名单。

继赫赫有名的中央电视台原文艺部主任赵安之后，中央电

视台文艺中心副主任冯骥被逮捕,国内电视台中的“老大”——中央电视台深受震动,最近更在内部刮起反腐风暴,部分长期身居要职的部门主任更是进行了大规模调整,以防他们形成成批的职务腐败现象。媒体称“中央电视台掀起反腐风暴”。

原子能出版社原副社长又重蹈覆辙,步了浙江出版社原社长的后尘,重演了“老马翻车”的故事……

在几年前广东某电视台著名女主持人惨死之谜的背后,为什么还有一个她富自何方的悬念?在今年五毒俱全的一名《娄底日报》记者设色情陷阱勒索官员的背后,为什么还有一个他所狂何来的疑问?

固然,收受贿赂,鲜廉寡耻,一坏坏到骨子里的媒体从业人员是少数。与某些败类记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记者目光远大,思想超迈,关注民间疾苦,察思国家进程,既敢于与黑恶势力抗争,路见不平,拔胆相助,又能怀着一颗仁爱之心,予底层百姓以人文关怀和人道援助。在传媒走向市场的进程中,多年以来,与传媒业界这些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胡舒立、丁望、夏峻、王志纲、钱钢、江艺平、麦天枢、凌志军、陈西林、张建伟、沈昌文、林放、李大同、卢跃刚、张辛欣、左方、封新城、张海儿、萧元、王安、杨浪等等。没有他们的理性的抗争和专业化的探索,中国的新闻传播有可能还会在沉寂中挣扎。2003年5月18日,由中央电视台首次推出的2003年“中国记者风云榜活动”在京揭晓,有10位记者当选为2003年中国八大风云记者。这10位记者是:中央电视台记者冀惠彦、《南方都市报》记者陈峰、《华商报》记者江雪、《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新华社记者朱玉、《羊城晚报》记者赵世龙、中央电视台记者曲长缨、中央电视台

记者柴静。

当然这些榜上有名的记者只是亿万记者中的优秀代表。而本书提供的也只是窥探媒体记者生存状态的一个比针眼大不了多少的窗口。

最后,我只想说:为什么我们常常眼里噙着泪水,因为我们是记者,我们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为什么我们常常气愤填膺,因为我们是记者,我们对人世的不公感到不平。

目 录

第一章 悄悄揭开媒体神秘的面纱	(员
第一节 媒体其实是个大工厂	(员
第二节 做记者的风险和采访的风险	(员
第三节 记者到底有多富	(缘
第四节 新型媒体对传统媒体的挑战	(源
第五节 媒体的竞争、对抗与整合	(缘
第二章 世纪中国名记者	(缘
第一节 中国财经记者第一人胡舒立	(缘
第二节 朱凌 还金三角以本来面目 中央电视台女记者	(缘
第三节 当代揭黑英雄王克勤： 中国“身价”最高的记者	(缘
第四节 正义歌者江雪 我的柔情不止在 “夫妻看黄碟”和“枪下留人”表面 ...	(缘
第五节 陈峰 让我为孙志刚的冤魂做主	(缘
第六节 赵世龙 深入虎穴探寻真相， 我总是第一个出发	(缘

中国媒体记者调查

第七节 战地记者闫丘露薇：

玫瑰炮火中开胜过温室里开 (圆源)

第八节 “敢死队成员”曾华锋 我笔如刀杀向黑帮 ... (圆源)

第九节 敢玩命的“两栖动物”刘一达 (圆源)

第十节 “笔侠”唐湘岳 从平凡中发现伟大 为弱势群体撑腰 (圆源)

第十一节 中国青年报首席记者刘畅：

说真话,永远是有魅力的 (圆源)

第三章 调查记者 (圆源)

第一节 我眼中和耳中的各色记者 (圆源)

第二节 媒体爱玩的猫腻儿和败类记者的敛财招数 ... (圆源)

第三节 当新闻人成为腐败新闻人物 (圆源)

第四节 记者的转行 (圆源)

第五节 假记者为何泛滥成灾 (圆源)

第四章 媒体之病 (圆源)

第一节 假新闻 (圆源)

第二节 媒体官司 (圆源)

第三节 媒体之“板”与媒体之“性” (圆源)

第四节 警惕媒体广告中的医疗和征婚骗术 (圆源)

第五节 报刊发行量 假做真来真亦假 (圆源)

第五章 新闻媒体改革和对社会与历史进程的影响 ... (圆源)

第一节 中国新闻发言人为公众知情“解渴” (圆源)

目 录

第二节	报刊业拥有独立企业法人身份	62
第三节	记者险和记者证	63
第四节	记者家园的建设	64
第五节	媒体竞争催生新闻线人	65
第六节	传媒业“编外人才”走俏	66
第七节	大动作和小动作： 中央电视台不仅仅是在掀反腐风暴	67
第八节	媒体自律大行动与监督	68
第九节	新闻是历史的初稿	69
后 记		70

目录

第一章 悄悄揭开媒体神秘的面纱

第一节 媒体其实是个大工厂

我曾经是个诗歌爱好者，阅读诗歌和写作诗歌——如果哪些东西算得上诗歌的话，占用了我不少时间，断断续续爱好了几年，并且在1985年参加了有中国诗歌黄埔军校之称的“青春诗会”。其时，我爱上诗歌的时候，诗歌的启蒙意义和浪漫精神在中国已经结束，诗歌在中国已经降温，热点已经转移，然而偏安于一隅的在下，依然执迷不悟。说实话，诗歌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如果在1985年，你是一个成名诗人的话，人们把你当神一样看待，鲜花、热泪和感动包围着你，你可能会收到无数封求爱信，但是在1985年，即使你是一个成名诗人，人们也会把你当作一个不务正业的边缘人，一个人格缺陷者，你收到的求爱信，有一封的话，也是某位少女的一时冲动，你如果赶紧回信响应的话，她那边已经改变主意了。而对于一个在诗歌热浪已经退潮，1985年左右才开始热爱诗歌的人来说，他的状况更是可想而知了，他所受到的歧视与嘲笑更是难以述说了。

由于双重的穷极无聊，或许说是出于谋生的需要，突然

有一天我看到了一句话，这句话与我当时的心情一拍即合，它点燃了我：“文学是永远的新闻，新闻是短暂的文学。”

“文学是永远的新闻，新闻是短暂的文学”，这句话点燃了我。我对新闻产生了兴趣。

从某种意义来说，马克思是一个优秀的记者，他那些闪烁着睿智之光的学说与他的社论相得益彰。马尔克斯虽然获得了诺贝尔奖，不过他似乎喜欢当记者胜于喜欢做作家。海明威的文风得益于他的记者生涯。邹韬奋的新闻性散文独树一帜。历史证明，记者不仅成为历史事件的见证者，更是社会变革的积极参与者，社会历史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角色。在西方，新闻事业被认为是与行政、立法、司法并列的“第四种权力”。而作为新闻行业出色代表的知名记者更是被普遍认为是良知和公正的化身。他们的出色工作对实现公平和理性的社会秩序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而同时，他们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况且，我还知道国外许多作家做过记者，有的总统也是做记者出身的；另外，在中国，栖身媒体的作家，也不在少数，更令我心动的是，万一能像王安忆一样凭报纸上一则“旧上海舞女今日被害”的小消息而演绎成一部《长恨歌》之类的长篇小说来，像福楼拜一样运用一个新闻案件的材料写成名著《包法利夫人》之类的传世之作来，那真真是一件很痛快的事情！

在做新闻记者之前，我一直在媒体存身，我也出过一个令我一直脸红的长篇小说，但我一直不是在一线的记者，更谈不是上对生活的深入了解，我的采访技巧几乎是零。也许是为了去掉我身上的故作高雅的远离烟火和红尘的气息，有

一天我在一家报纸上看到一则报纸需要编辑记者的招聘启事时，我就怦然心动地拿起了电话，给这家报社一位编辑（现在此人在《南方都市报》，后来我们的关系闹得很僵，不过我还是十分感谢他，谢谢他伸出援助之手将我拉进了报社，从而使我开阔了眼界）打电话。因为我在他手上发过几篇小稿，他欣然答应做推荐。不久后的一天，在他的引导下，我见到了他的主任，问过情况之后，他没有做出明确表示。会见只持续了几分钟，因主任有事，我们没有继续谈下去。

等到面试的时候，大约有近五十名报社领导层和中层人员组成的考官坐成一排，像法官问犯罪嫌疑人一样问了孤零零坐在他们对面的我几个问题。我回答得很自然，显得落落大方，还引用了一两句格言什么的。我看到了考官中有人点头。这大概就是首肯吧。

回忆录

几天以后，我被通知被聘用，进入了报社，做实习记者。我被分在一个亦编亦采的部门，所以即是编辑又是记者，不像其他部门的人，要么是编辑，要么是记者。报社承诺正式进入报社的，无论记者还是编辑，每月~~愿~~愿无底薪。另外的，按工作量算——从这点来说，我不过是个生产文字的计件工人。这种定额的作法，后来我知道，与美国日报的对记者工作的动态管理，一般不给记者制定按月或按周计算的发稿数量定额的作法是不太一样的。而这种在我国新闻界盛行的过于明确的定量的直接弊端就是，会使记者的注意力转移到应付工作而不是创造性地劳动上来。

进入报社的第一天下午，我从自行车市场买了一辆新自行车，兴冲冲地骑到报社，摆放在报社大厦的楼下。下午下

班的时候，两个小时不到，自行车变成了一只羊，被小偷牵走了。我上穷碧落下黄泉，就是不见那辆让我对小偷不顾酷暑的敬业精神叹服的原本属于我的自行车。我能怎么办呢？我只能祝那辆自行车遇到一个精明的下家，不至于像我一样对它照顾不周，让人把我们给生生拆散了，还来不及流一滴两滴分别的眼泪。回头一想，也是有得有失嘛。

正是夏天，天气窝了大团大团火似的要释放，连蝉也懒得歌唱，但记者却要出去跑稿子，不停的跑。一个星期下来，我和另一个新来的记者只跑出了一篇合作完成的约一千字左右的稿子，按这样的蜗牛速度下去，恐怕，还没有爬到饭

碗边我就得饿死。我暗暗有些灰心。但不跑怎么行。再说……权当是一个作家来体验记者的生活吧——我当时已经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天气似乎特意跟我过意不去似的，格外的热，跑一通下来后背的衣服被汗浸得湿透了，粘在背上像一块大膏药。回到报社，报社里面有空调，冷气四射，像冰鞭子一样，照着刚



我也想当摄影记者

进来的已经满身大汗，像刚出炉的馒头跑稿的我辈狠抽，抽得脊梁骨都嗖嗖冒凉气。一冷一热，一会儿是冷宫，一会儿是火炉，加上一天跑个十来趟的，这样的“酷刑”我想是神仙也吃不消。果然……

同时，我们还在正式编辑的指导下，开始组版工作。

说实话，第一次进入报社的组版、排字地点和印刷车间，我几乎被惊呆了——但见编辑记者校对等工作人员进进出出，你找我，我找你，校对的、改稿的、打字的、拼版的、扫描图片的，跑来送稿的，人人都忙得团团转，忙得一塌糊涂，只有当班的编委会成员来得稍晚些，只有他可以坐着不动，但脑袋得像高速奔腾运转的电脑一样严谨而清醒，还得从脑袋里掏出语言的杀毒软件，仔细排查文稿中的错误和问题，这可不是小事。而大声说话的声音、小声商量的声音、窃窃私语的声音，印刷车间里的机器隆隆的运转声，打字的哒哒声，输送纸张时发出的呀呀声，复印时复印机发出的声音，一股脑儿的交织在一起，好一幅热气腾腾、你追我赶的久违了的生产队的劳动场面，但是我们不是在散发着脉脉稻香的农业文明的田园里劳作，而是在混合着钢铁气息和金属铅气息的工业文明的车间里工作。

——哦，原来媒体就是一个工厂！

我曾经是那么热爱过的诗歌，我只能对你说声抱歉！

诗歌，我们不是永别，而只是暂时的分别而已。

后来，我在《诗选刊》论坛网络上看到“诗歌大侠”董辑因常年累月每日贴上去对历届“青春诗会”进行评点的浩

浩雄文，其中提到我的部分如下：“~~吴昊昊~~（第五届），不知怎么有了阿坚，其实阿坚只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是个京味的市民‘诗人’，其完全放逐想象的诗歌方式非常边缘，他的口语有独特的语感，但缺少真正的诗意的揭示和发现，语言因为过于口语而缺少秘密和独特的反常，阿坚是不是个诗人我一直有疑问，也许他是一个不错的民谣作者，一个有着完全市民心态的生活的人，对他的艺术我有太多的问题。~~吴昊昊~~这届除阿坚外，蓝蓝，王学芯、荣荣、洪烛、刘德吾、白连春、陈涛、凌非、班果、汤养宗，更不是些没听说过的，那不是主流诗歌血缘之内的，如汤养宗，蓝蓝、荣荣，白连春虽然都有一定的资历，但面目都很暧昧，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诗的说服力。”

吴昊昊

看了这篇文章，我不禁流下了腐蚀自己心灵的眼泪。不是因为这篇文章感动得我落泪，而是全文中提及的人，他们的作品曾经影响了我，使我在离开了诗歌一段时期后又看到他们在一篇评论中出现，令我百感交集——尽管我多么不希望他们的诗歌被人无情地批驳。

我觉得应该批评的不是“青春诗会”，而是我的青春。我挚爱的《诗刊》和已经渗入我血液中的中国现代诗歌，当然她可以被批判，当然董先生的评价里，有的十分正确，我也十分赞成，但如果如此草率地盖棺论定，我觉得是十分的不妥，首先，我们的“青春诗会”的参加者，除英年早逝的饶庆年和杀妻后自戕的顾城，其他的都在，就像文中提到的王小妮，她可以升华，这些还活着的人，为什么不可以？像“青春诗会”的参加者杨争光，后来不是成了编剧过电视剧

《水浒传》和电影《双旗镇刀客》的名编剧了，阿来不是写出了《尘埃落定》，徐晓鹤、筱敏、叶延滨、梅绍静、张锐锋、白连春不是在诗歌以外的领域有了建树——难道参加过“青春诗会”的人就非要写诗写到老吗？不写的话，或写不出更好的诗篇来就非得；其次，《诗刊》和“青春诗会”不仅推出了韩东、于坚、西川、顾城、江河、舒婷、梁小斌、徐敬亚、王小妮等一批名昭诗歌史册，乃至文学史册的人物，而且还在不断地推出优秀青年诗人，为何有人置事实于不顾，抛出“诗刊社青春诗会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排斥好诗人，为二流，三流诗人开光摩顶，同时推出一些不知所云的令人惊讶的面孔”的放肆之言来哗众取宠？另外，北岛、昌耀等人虽然没有参加过诗刊的青春诗会，但他们的重要作品其实也得益于诗刊做为载体的传播。

别的我没有发言权，就说吴昊非这届吧。董先生在文章中不屑一顾的写到“除阿坚外，蓝蓝，王学芯、荣荣、洪烛、刘德吾、白连春、陈涛、凌非、班果、汤养宗，更不是些没听说过的，那不是主流诗歌血缘之内的，如汤养宗，蓝蓝、荣荣，白连春虽然都有一定的资历，但面目都很暧昧，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诗的说服力。”然而，事实是这样的：白连春专攻小说，他的中篇小说《拯救父亲》、《我爱北京》等颇受好评；汤养宗的诗歌更见风骨；阿坚依然在漂泊，有关旅行的诗文不断问世，朴素自然，也许确实不见深邃的思想，但给人的轻松和快乐是不言而喻的；荣荣依然在诗歌的朝圣途中跋涉，日益精进；蓝蓝的深情和温婉，贯穿了她诗歌和散文创作的始终；班果在整理昌耀文集上对中国诗歌所做的贡献

大家有目共睹的。最无能的我，尽管就诗歌而言，未能进入所谓的主流诗歌，即使有一首小诗承蒙他人错爱，被选入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大学语文课本《中国现代文学选》中，也确实乏善可陈；就长篇小说而言，也未能进入所谓的主流小说，尽管有数种盗版本，但质地粗糙，这些，我是有自知之明的。好在，我仍活着，我还可以努力。

我进入媒体工厂，分明也是有着打磨自己的意思的。我现在不能做钻石，那么就先做石墨吧。

为什么我要从语言最精粹的一极，来到语言最泛滥的一极？我还没有想明白。也许其中别有洞天，也许我想从被人们称为“快餐”的新闻中吃到与米粒一样的金刚钻。尽管我自己也这样说过——新闻就像盛夏的晚餐，隔夜就得馊。

园愿

也许是因为离开了诗歌，失去了诗神的护佑，也许是因为昏天黑地、前所未有之艰苦的新闻采访，在进入报社后不



恢宏的交响，来自内心的执著与坚毅

久，我就大病一场，一病就是一个月。期间，报社没有一个人来过问我。也许是因为我没有声张。但我已充分领略了媒体工厂带着钢铁般冰凉的性格，她没有温情存在。

那个盛夏，在我邂逅平生从未遇见过的这场大病的日子，我竟然奇迹般的不敢喝凉水，只能喝开水，而且只有喝了开水才舒服。食欲不佳是肯定的，有时我昏昏沉沉地躺在办公室同一层楼的小会客里，仰望着窗外灿烂的天光，有时会暗问自己是不是不行了。好在有一天我终于好起来了。在我认为自己已经好得彻底了的那一天晚上，回家我痛痛快快地洗了一个澡。洗完澡后，我盯着依然有灯火依稀闪烁的茫茫夜色，心想，还有多少像我这样的流浪记者深夜未眠，脑际迅速闪过顾城那首题为《弧线》的诗，同时很快将其“篡改”：

弧线

弧 线

一只鸟在天气预报声中
迅速转向

一个人弯腰
去拾一张风中的报纸

一次采访因拒绝
而突然使沉默的脊梁变为麦克风

一颗心在真相苦涩的大海中久久地泳动着
而随着波浪上岸

第二节 做记者的风险和采访的风险

记者健康状况以亚健康状况为主

园园

在许多人眼里，记者是一个非常风光的职业，觉得他们可以自由闯荡，像侦探一样神出鬼没地出入各种场所，像警察一样有着特权，人们把记者称为“无冕之王”。然而，记者在肩负着社会责任，扬善抑恶，传播和文明的同时，将自己的健康与生命做出了极大的透支。

实际上，做一个好的而不是蜻蜓点水的记者是一件很累的活。采访前要绞尽脑汁地想选题，选题还得别出心裁，与众不同，事先还得做好采访计划，采访要联系、赶赴、守候，见到采访对象要揣摩对方的心理，以免使其产生不快，采访完后还有下一个采访对象。遇到问题报道，还要与对方斗智斗勇。采访完后要星夜兼程的骑士一样赶写稿子。白天写不完还得熬夜，饮食不按时是常有的事，体力、脑力和精力的消耗都是相当大的。一个记者，需要足球运动员的跑动精神和耐力，同时也需要篮球运动员的拼抢精神和准确。而不管是足球运动员，还是篮球运动员，没有一个好的体魄和现场作战的功夫，上场之时，便是下课之日。

就拿我来说吧。我做一线记者的时候，体重很少超过缘